

捧

腹

編

捧腹編目錄

卷六

啟顏錄

服石發熱

作鷄鳴

毘舍闍鬼

枷中坐

乙再伯父

論孔子弟子

乘大家熱鎗

勝伊一倍

典琴

三禿不敵一盧

豈是車撥傷

臘月何處有蛇咬

截鼻補眼

何須爾許大

狗利社稷

嘲熱客

應是宋公

烏馬漆弓

相嘲眼鼻

屈五指

子在回何敢死

應是六斤半

此是阿歷

此是犢子

當作號號

笑林

不殺陳他

隨典儀口唱

責人當以其方

煮牀簣

少失過庭之訓

以鋸中截而入

傾家贍君

幽怪錄

三耳秀才

橘中樂

妖亂志

借耕牛牽碑

唐語林

無誰人云癩死

韓臯實是硬

以門族官品自言

動手

陛下欲秤臣耳

大唐新語

你牛亦自弱

坊州杜若

探食劉蘭心肝

與賢家君報讐

狗尾底避陰涼

以居要津示大

買得張佛袍集

豈不畏皇后聞耶

活剝生吞

主誅虞縵

柑子布

幾落省牆東

好者總在僥倖者去

國朝傳記

敢於御史裡行

宋史

俄聞犬吠叢薄間

自稱曰暉

盡在是矣

寤樹

王班請滿飲

可惜壓死

天王形

有見人否

急中急

劔汝自請

三首相公

亦願兄遠佞人

須自下作法

恐亦非金人所喜

汝曹惟有善走

生兵何物

松壽

勿笑三耳

見同當受杖

今日甚榮

驅使李商隱

幸舍吾被

元史

地獄中復置地獄

獨不能爲君爾

治天下匠

瑞應將大至

天下儒人師

遼史

惟知炒栗

柴入火必焚

觀鼻在否

和你都輪去

金史

嚮裏飛

豈可使我爲始皇

不識尙字

雀兒參政

列子

杞人憂天

宋向氏

迷疾

悲心更微

一孔不達

北山愚公

兩兒辨鬪

負日之暄

仰天而笑

其狗迎吠

得人遺契

不見人徒見金

晏子春秋

迭處迭去

數圉人罪

楚爲小門

辱嬰取病

史記

賀錢萬

所就孰與仲多

病死以爲化去

駭願

爲汝遂成之

美女惡女之仇

美顏侯

亦食糠覈耳

欲反地下

舌在足矣

將受命

土偶笑木偶

唐舉相蔡澤

養卒歸趙王

生乃與噲等爲伍

何渠不若漢

無兄盜嫂

然卽溺之

今將軍尚不得夜行 不知漢太

豚酒穰田

歡飲一石

不忍鵠渴

臨檻大呼

麋鹿觸冠

漆城

河伯娶婦

捧腹編卷六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甫里陸硯祥壽卿父校

啟顏錄

服石發熱

後魏孝文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
熱者本非富貴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
貴體有一人于市門前臥宛轉稱熱衆人競看同伴
怪之報曰我石發同伴人曰君何時服石今得石發

日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大笑自後少有人稱石發者

作鷄鳴

唐崔思海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嘗語崔云延業遣兄作鷄鳴但有所問兄卽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焉得隨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卽云能得旣而傍人卽共杜私賭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有人大笑因輸延業

毘舍闍鬼

隋薛道衡爲聘南使時南朝一僧甚辯捷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盤茶鬼今在門外道衡卽應聲還以法華經答曰毘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

枷中坐

隋劉焯與從弟炫竝有儒學嘗俱犯法被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咸與之枷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嬬

乙再伯父

豐邑坊
在上都
是肆出
方相

唐有姓方人好矜門第但有姓方爲官必認云親知人戲謂之曰豐邑公相是君何親曰是某乙再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姪兒只堪嚇鬼

論孔子弟子

北齊石動筭嘗于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筭曰先生讀書豈不合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知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

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笑博
士無以應之

乘大家熱鑪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共
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石動甬曰是煎餅高
祖笑曰是也又曰汝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
之諸人未作動甬爲謎復曰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
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
更作動甬曰乘大家熱鑪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

勝伊一倍

高祖嘗讀文選有郭璞游仙詩嗟嘆稱善石動箎起
曰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卽勝伊一倍高祖不悅曰
汝是何人自言作詩能勝郭璞一倍豈不冷死動箎
卽云大家卽令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卽令作
之動箎曰郭璞游仙詩云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臣作云青谿二千仞中有二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
祖始大笑

典琴

北齊王元景性機捷有一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典琴曰公不作齋何故嘗云解齋元景徐謂典琴曰我不作齋不得爲解齋汝作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三禿不敵一盧

隋盧嘉言就寺禮拜因入僧房一僧善于論議嘉言卽與談話因相戲弄此僧理屈同坐二僧卽助此僧斟對往復數回三僧竝屈嘉言乃笑謂曰三箇阿師竝不解樗蒲僧未喻嘉言卽報言可不聞樗蒲人云

三箇禿不敵一箇盧觀者大笑僧無以應

豈是車撥傷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癭其妻母項癭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婿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栢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𩚑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因戲之曰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栢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𩚑者車撥傷豈是天使

其然婿曰請以所聞見者奉酬不知許否曰可言之
婿曰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
夫人項下癭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
臘月何處有蛇咬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楊素每開閣卽召與劇談
嘗歲暮無事對坐因戲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圓亦
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頭良久乃問有
梯否素曰只論無梯若論有梯何須更問其人又低
頭良久問曰白白白白日夜夜夜地素云何須云

白日夜地非爲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爲甚物入入裡許素大笑又問曰忽命公作軍將有小賊兵不過一千已下糧食唯有數日城外被數萬人圍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謀計低頭良久問曰有有救救兵否素云只緣無救所以問公沈吟良久舉頭向素云審審如何公言不免須敗素大笑又問曰計公多能無種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虵咬足若爲醫治此人應聲云取五月五日南墻下雪雪塗塗卽卽治素云五月何處得有雪答云五月無雪臘月何處有虵

咬素笑而遣之

截鼻補眼

隋三藏法師父本商胡法師生于中國儀容面目猶作胡人行業極高嘗以四月八日設齋講說時觀者千餘人大德名僧朝官辯捷者前後十餘人論議法師隨難卽對義理不窮最後有小兒姓趙年十三卽出于衆中就坐大聲語此僧昔野狐和尚自有經文未深狐作阿闍黎出何典語僧語云此卽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兒卽應聲報云法師眼深而

鼻長何不截鼻而補眼衆皆驚異大笑法師又思量
答語以扇掩面低頭兒又大聲語云團圓形如滿月
不藏頭兔翻掩雄狐衆大笑法師卽去扇以如意指
麾別送問竝語未得盡忽如意頭落兒卽起謂法師
曰如意旣折義鋒亦摧長揖而去

何須爾許大

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形長大而臀甚濶道弘將入
閣奏事英公李勣在後謂道弘曰封道弘你臀樹酌
坐得卽休何須爾許大

狗利社稷

長孫玄同任荆王友所司差攝祭官祠社于壇所清
齋玄同在幕內坐有犬來遺糞穢于牆上玄同乃取
支牀塼自擊之傷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徹支牀磚
打狗玄同曰可不聞狗利社稷塼之亦可

嘲熱客

晉程季明嘲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
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痴子觸熱到人家主
人聞客來嘖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容嗟所

說無一急嗜嗜吟何多搖扇腕中疼流汗正滂沱莫
謂爲小事亦是人一瑕傳誠諸朋友熱行宜見呵

應是宋公

宋解射
累行狀

唐宋國公蕭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瑀箭俱不著
絮一無所獲歐陽詢詠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
弓欲高齮復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着地兩手迸擎
空借問誰爲此乃應是宋公

烏馬漆弓

唐李時慎賀蘭僧伽面甚黑杜善言爲長安令亦黑

崔行敏詠之曰時慎騎烏馬僧伽把漆弓喚取長安
令共獵北山熊

相嘲眼鼻

一人患眼側睛及翳一人患雖鼻俱以千字文作詩
相詠雖鼻人先詠側眼人云眼能日月盈易爲有陳
根委易患眼人續下句不識似蘭斯蔡都由鴈門紫
塞

屈五指

唐逸士殷安謂薛黃門曰自古聖賢數不過五人伏

義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
萬人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
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却知無極四也乃屈四
指自此以後無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并我五也遂屈
五指

子在回何敢死

隋侯白機鋒辯捷時莫之比嘗與楊素並馬言語路
傍有槐樹顛顛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
樹活否曰能素曰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于樹枝上

同音當
作槐

姓名俱
清

懸着卽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
子在回何敢死

應是六斤半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叅楊素齋名紙至省門
遇侯白請爲題姓乃書云六斤半名旣入素召其人
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六斤半曰向
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卽召白至謂曰卿何爲錯
題人姓名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
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卒無處見

與稱大
家熱鑑
字同

稱既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
此是阿歷

楊素謂侯白曰僕爲君作一謎君射之不得遲便須
罰酒素曰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
白應聲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須作謎亦不得遲白卽
云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素曰君
因何學吾作道人謎白曰此是阿歷素大笑

此是犢子

侯白逢衆宴俱令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譎希

前呼殺此呼
號就直
以鳴吠
資模笑
矣

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卽應聲曰有物大
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
云不是卽令白解云此是犢子

當作號號

侯白謁邑宰會知識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
明府得遣作狗吠誠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妄君當
輸于是入謁白曰境中盜賊甚多請命各家養猛犬
令吠聲恻恻庶可警夜令曰恻恻聲者不是猛犬當
作號號聞者莫不掩口而笑

笑林

不殺陳他

使令者
宜慎

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語曰好公
羊傳後人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唯業公羊傳試問
誰殺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察謬
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請是誰殺于是大怖徒
跣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
後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

隨興儀口唱

漢司徒崔烈辟上黨鮑堅爲掾將謁見自憂不過問
先到者儀適有答者曰隨典儀口唱既謁見曰可拜
堅亦曰可拜讚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着履上
坐將離席不知履所在讚者曰履着脚堅亦曰履着
脚也

責人當以其方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人
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
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

父子亦
有此則

當以其方也

煮牀簣

漢人有適吳吳人設筭問是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牀簣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輾轉欺我如此

少失過庭之訓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得并序別父久乃答曰渭陽之恩過于秦康旣而父數之爾學奚益答曰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

以鋸中截而入

福窮錢
厚德德
餘重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傾家贍君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嗇聚歛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而減比至戶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效而來

幽怪錄

三耳秀才

隋兗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一日出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大山府君呼君爲錄事卽內慎於大布囊負之旣至府君命坐因與論天曹疑獄慎舉張審通自代審通爲狀申天曹天符下罰府君府君大怒審通卽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却一耳遂無聞審通更爲判申天曹尤之府君悅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鬼擘之爲一耳安於審通額上旣寤數日額角痒遂踴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踴出者尤聰時人笑曰天

此二耳

三便

三便

吳金

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雞冠秀才者

橘中樂

巴邛人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斗
盎巴人異之剖開每橘有二叟鬚髮皤然肌體紅明
皆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
但不得深根固蒂爲愚人摘下耳

妖亂志

借耕牛牽碑

廣陵立高駢生祠并刻石頌差人採碑石于宣城及

至楊子縣呂用之一夜密遣人以健牯五十牽至州
南鑿垣架壕以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楊子縣
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構之至晚云被神人
移置街市駢大驚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
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明日楊子有一村嫗詣知府
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
聞之莫不絕倒

唐語林

無証人云癩死

韓

韓愈病將卒召群僧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詭人云韓愈癩死也

韓臯實是硬

韓臯爲京兆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專心記公家諱及稱宮街畢誤呼先相之名臯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不加責在夏口常病小瘡令醫傅膏而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

以門族官品自言

玄宗爲潞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卑損暮春豪家子

數輩辨見明池芳飲次上戎服臂鷹張驅至前諸人不悅忽一少年持酒船倡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王李其諸少年驚走不敢復視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餽乘馬而去

動手

商則仕廩丘尉性廉縣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尉則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惟有一個不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

笑嘲曰令丞俱動手縣尉止回身

陛下欲秤臣耳

孟業爲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爲千斤武帝爲稱之難
其身大作一大秤掛壁業入見武帝曰朕欲自秤有
幾斤業曰陛下欲秤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秤業
果得千斤

大唐新語

你牛亦自弱

則天朝旱游板閉坊市南門以讓之楊再思晨入朝

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嚙而又滑。馭者遽叱牛不前。乃罵曰。一群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喚他宰相。

坊州杜若

尹伊嘗作坊州司戶。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豈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

不妨笑
不得許
多也

探食劉蘭心肝

無耻
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腰斬之將軍丘行恭希旨探心
肝而食太宗責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若食逆
者心肝而爲忠孝則蘭之心肝當爲太子諸王所食
豈到汝乎行恭慙謝而退

與賢家君報讐

許敬宗卒博士袁思古等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遷
清級稟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絕
於家庭納采問名唯同於賸貨易名之典須憑實行

案謚法名與實爽曰謬請謚爲謬敬宗孫彥伯訴於執政請改謚禮官議以爲旣過能改曰恭乃謚爲恭彥伯昂之子也旣與思古忿競將於衆中歐之思古謂曰吾與賢家君報讐緣何反怒彥伯大慙而退

狗尾底避陰涼

劉仁軌旣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每於縣祇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兄弟以榮賤致隔者可爲至戒

以居要津示大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間細務買宅酬直訖數日對賓朋忽驚指庭中雙青梧樹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賓朋曰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也及貶也好黜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

買得張佛袍集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眾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

引等竝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竝班孟堅文章
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
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
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竟不之覺

豈不畏皇后聞耶

太宗常宴近臣令嘲謔以爲樂長孫無忌先嘲歐陽
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
獼猴詢應聲答曰索頭連背暖視襦畏肚寒只由心
溷溷所以面團團太宗歛容曰汝豈不畏皇后聞耶

無忌后之弟也

活剝生吞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
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
乃爲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
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爲之諺曰活剝王
昌齡生吞郭正一

圭誅虞縷

侯思止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

安得
不笑

屠思止謂同列曰今斷屠宰

雞圭猪魚虞驂俱

居不得

喫

詰空

喫

結

米

弭

麵

泥去

如

儒何得不饑侍

御霍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
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具以雞猪之事
對則天亦大笑釋獻可

柝子布

益州每歲進柝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
代以細布既而恐柝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
史甘子布使於蜀驛使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布至

長吏以爲推布裹枰子事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
驛長吏但序以布裹枰子爲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
方悟聞者莫不大笑

幾落省牆東

王上客自負其才意在前行員外俄除膳部員外既
乖本志頗懷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
嫌兵使專心取考功誰知脚蹭蹬幾落省牆東膳部
在省東北隅故有此詠

好者總在憊倖者去

竇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勅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多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噱

國朝詩記

敢於御史裡行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裡行拾遺補闕御史至有車載斗量之咏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裡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

馬得快

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裡行於是羞赧而止

宋史

俄聞犬吠叢薄間

韓侂胄用事宗室師曁附之得爲工部侍郎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曁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吠叢薄間視之乃師

鼻也。佻胄大笑。

自稱曰暉

党進出戎行。形貌魁岸。居常恟恟。每擐甲胄。毛髮皆
豎。進名進。自稱曰暉。人問之。則曰。吾欲從吾便耳。
盡在是矣。

先是禁中軍校自都虞候已上。悉書所掌兵數于挺
上。如笏記焉。太宗一日問党進所掌幾何。進不識字。
但舉挺以示上。曰。盡在是矣。

瞎榜

陳若拙多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一人及第者爲榜眼若拙素無文故目爲瞎榜云

王班請滿飲

田景咸在邢州日使者王班至景咸勸班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曰是使者姓名也景咸悟曰我意王班是官爾何不早諭我

可惜壓死

周仁美從李漢超戰於西嘉山中重創補隊長漢超上其功隸殿前班賜衣帶鞍勒馬什物奴婢器械

仁美非
異死者

命王繼恩引入縱觀過祇候庫太祖問其力能負幾
許錢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太祖曰可惜壓死止命
負四萬五千因賜之

天王形

王延範性豪率尚氣尤存術數前戎城主簿田辦自
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雌
龍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卽日當乘四門
輦

有見人否

康史多
廢事

張觀輒尚恬曠持廉少欲仁宗飛白書清字賜觀以
賞其節然於吏事非所長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
之曰有見人否衆傳以爲笑

急中急

張雍性鄙吝所至藩鎮宴犒率皆裁節聚公錢爲羨
餘以輸官帑集會賓佐糲食而已在三司置簿籍有
按前急馬前急急中急之目頗爲時論所誚

劍汝自請

呂公弼知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

錄

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三旨相公

王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云已得聖旨也

亦願兄遠佞人

王安國屢以新法力諫兄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亦惡呂惠卿之姦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于聲色

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聞者撫掌

須自下作法

金人圍都城孫傳日夜親當矢石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于市人中訪得無忌龍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走有武臣欲爲偏裨京不許曰君

雖材勇然明年正月當死恐爲吾累其誕妄類此敵
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晉明致太平直
襲擊至陰山而止傳與何臬尤尊信傾心待之又有
稱六丁力士天閼大將北斗祖兵者大率皆效京所
爲識者危之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臬數趣之徙
期再三乃啟宣化門出戒守陣者悉下城無得竊覘
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謀而前京兵敗
退墮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遽白叔夜曰須
自下作法遂下城因餘衆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

恐亦非金人所喜

高宗卽位拜李綱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
中丞顧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
王更宜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
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
亦非金人所喜聞者絕倒

汝曹惟有善走

鬻言却
又音學

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張鬻適到部京族子應之
以鬻薦鬻再三辭不獲遂卽館京亦未暇與之接鬻

嚴毅聲拔意度凝然異於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
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
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翁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
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
生兵何物

金主亮南侵高宗命葉義問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
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
何物邪聞者掩口

松壽

韓侂冑用事程松知錢唐縣諂事之侂冑以小故出
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
奉之謹居無何侂冑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
意侂冑大喜除松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
獻一妾于侂冑曰松壽侂冑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
叱賤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
政財四年

勿笑三耳

郭忠恕嘗以聶崇義姓嘲之曰近貴全爲曠攀龍卽

作龔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爲
詩聊以一聯奉答卽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
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慚

見罔當受杖

何承裕爲盤屋咸陽二縣令往往召豪吏接作引滿
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
杖訖復召與飲

今日甚榮

有郭昱者好爲古文挾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

耻赴常選獻書于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
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
甚榮得巢由拜于馬首

驅使李商隱

賀鑄長于度曲設拾人所棄遺少加隱括皆爲新奇
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

幸舍吾被

吳瑛臨溪築室種花釀酒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
臥花間客去亦不問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

卷九

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有盜入其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

元史

地獄中復置地獄

脫脫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

獨不能爲君爾

順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嘖嘖進言曰徽宗多能惟一

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

治天下匠

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于太祖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楚材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邪帝聞之大笑
瑞應將大至

趙璧爲河南經略使剽萬戶貪淫暴戾郡中咸呼爲翁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爲虐璧至按罪斬之劉大驚時天雨雪因詣璧相勞苦且酌酒賀曰經略下車誅

強錫爵故雪爲瑞應璧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
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不復敢出言歸臥
病而卒時人以爲懼死

天下儒人師

帝師至京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
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字魯神舉觴立進曰
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
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

遼史

惟知炒栗

蕭韓家奴徙彰愍宮使與宗與語才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韓家奴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不知其他蓋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諫帝大笑

柴入火必焚

周兵犯燕世宗以勝敗問魏璘璘曰周姪柴也燕分火也柴入火必焚其言果驗

觀鼻在否

羅衣輕善諧謔多所規諷興宗敗于李元昊也單騎
突出幾不得脫先是元昊獲遼人輒剗其鼻有奔北
者惟恐追及故羅衣輕止之曰且觀鼻在否上怒以
毳索繫帳後將殺之太子笑曰打渾的不是黃幡綽
紐衣輕應聲曰行兵的亦不是唐太宗上笑而釋之
和你都輸去

興宗嘗與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
位重元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
屢不競前後已賞數城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

惟陸休和和你都輸去也

金史

嚮裏飛

章宗中宮虛位久意屬李氏李氏微甚大臣執不從
一日宴宮中優人璚瑁頭者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
符瑞優曰汝不聞鳳皇見乎其人曰知之未聞其詳
優曰其飛有四所應立異若嚮上飛則風雨順時嚮
下飛則五穀豐登嚮外飛則四國來朝嚮裏飛則加
冠進祿上笑而罷

嚮裏飛
謂嚮李
妃也李
氏既微
則當官
其家耳
意止其
立后

豈可使我爲始皇

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世宗曰吾見大師議之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

不識肯字

初大兵圍汴司諫陳肯屢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赤盞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爲陳山可耶果如此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爲奴聞者無不竊笑蓋不識肯字至分爲兩耳

崔兒參政

合周爲參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爲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崔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掾史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崔兒參政

列子

杞人憂天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

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
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
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是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
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
若踏步跳躋終日在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
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宋向氏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
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

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間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

珍寶穀帛財物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迷疾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臭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國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

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管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悲心更微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

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一孔不達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
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証龍叔曰吾鄉譽不
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
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
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
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
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

齊

太說大
詐

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北山愚公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

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
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鄭人京城氏之孀
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
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
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
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
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有孫子子孫
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

以應

兩兒辯聞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聞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負日之暄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黻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
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繡狐貉顧謂其
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
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耳泉莖芹萍子者對鄉
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螫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
仰天而笑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
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
之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

其狗迎吠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得人遺契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不見人徒見金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晏子春秋

迭處迭去

晏公游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洵洵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淚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獨笑何也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

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數圉人罪

景公又嘗使卿御王馬而亡之公怒欲殺之晏子亦數其三罪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

同此

謂猶

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
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食之當死罪一也又殺之所
最善馬者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
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
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
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楚爲小門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
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

當從此門入。僨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邪？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辱嬰取病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我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

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縛一人
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
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
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
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邪王笑曰聖人非所與
嬉也寡人反取病焉

史記

賀錢萬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

所就孰與仲多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病死以爲化去

李少君病死武帝以爲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

夥頤

不減足
加帝腹

陳勝爲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
吾欲見涉涉勝字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爲
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
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
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

爲汝遂成之

薄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
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
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聞其故
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
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
徵也吾爲汝遂成之

美女惡女之仇

尹夫人與刑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

賢夫人

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卽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于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于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羹頡侯

小樣

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早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爲羹盡

高祖亦
小樣

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
其嫂及高祖爲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
以爲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耳乎
是乃封子爲羹頡侯索隱曰羹頡爵號非縣名以其
櫟釜故也

亦食糠覈耳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
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
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

有此語

糠覈耳

欲反地下

條侯周亞父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
塋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
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旣聞景帝帝下吏吏簿責條
侯條侯不對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
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塋器也何謂反
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卽欲反地下耳

舌在足矣

當條侯
王治罪

說得是

解古釋

張儀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
張儀儀已學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
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
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
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我舌尚在不其妻笑曰
舌在也儀曰足矣

將受命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
五日生嬰告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

因兄弟而見其子文于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
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
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
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邪嬰默然文
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
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土偶笑木偶

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
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

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土今天
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
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
乃止

唐舉相蔡澤

蔡澤清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
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柄政有之乎曰有
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
顴頰蹙顴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

項也蓋
項低而
肩整也
難從回
反鵬鳥
渴反

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
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
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焉疾驅懷黃
金之印結紫綬于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
三年足矣

養卒歸趙王

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
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
之以求地陳餘張耳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

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
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
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
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
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
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
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
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
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

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生乃與噲等爲伍

韓信爲淮陰侯。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

何渠不若漢

漢族何

南越王尉他問陸生

賈

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

豐沛討暴秦誅疆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

之業統運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萬計地方萬里居天

下膏腴人衆車塞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

未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

若漢一郡王何乃比于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

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

渠音詎
漢書作
違小類
以爲有
何迫促
已示如

無兄蓋嫂

小人命
也

文帝遷直不疑至太中大夫朝廷見之或毀曰不疑
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
無兄終不自明也

然卽溺之

韓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
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
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徙中爲三千石田甲亡走
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
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今將軍尚不得夜行

李廣家與故潁陰侯孫

孫灌嬰孫名強

屏野居藍田南山中

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

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

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天子乃

召拜廣爲古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

斬之

不知漢大

漢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

如此焉得侯有
得安圖
考次

案陶見
年如

此可嘆
亦可怪

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

豚酒穰田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於髡之趙請救
兵齋金百斤車馬十駟淳於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
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
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
而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
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齊音棲
篝音溝
龍也汗
音烏汗
車下地
間也

飲飲一石

威主置酒後宮召淳於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
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
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
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
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鞞鞠臆侍酒於
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
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
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
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招不禁前有

二參言
十有二

惶珥後有遺簪髻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
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
燭滅主人留髻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
時髻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
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
罷長夜之飲

不忍鵠渴

齊王使淳於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
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

滴嘴

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王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

臨檻大呼

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

楹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麋鹿觸冠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冠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漆城

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冠來不能

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陰室二世笑之乃止
世說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
救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
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旣
至朔亦待側因謂曰汝痴耳帝壯矣寧須汝乳而
活耶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卽敕免罪

河伯娶婦

西門豹爲鄴令問民所苦曰苦爲河伯娶婦豹曰至
爲河伯娶婦時幸來告語之吾亦莊送女皆曰諾至

換

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人民往觀之者三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推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

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
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
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
廷椽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流
血至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
豹曰廷椽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
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